

#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年會第十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專題演講

## 教育改革、九年一貫課程與特殊教育

379-392

主講人：王振德教授

林理事長、各位特殊教育的前輩、各位特殊教育的夥伴，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對當前教改跟教育的關係。剛剛中午的時候跟吳武典老師開會，我說我要提前離席，因為下午有節目，吳老師說這是對木鐸獎的懲罰，拿這個木鐸獎確實是個壓力，但是我也很樂意接受這個壓力跟懲罰。

剛剛監事長葉校長有提到要讓我們特殊教育翻倍，可能有一個重要的契機就是現在的教改，所以我就從這樣的觀點，從教改的另外一個核心重點「九年一貫課程」跟特殊教育的關係，來做一個巨觀的分析。

我預計先從國民教育的發展跟特殊教育的關係來談，接下來就是介紹近十年來我們特殊教育的發展與改革，第三方面從教改的重點上來看教改對我們特殊教育的意義，最後，看特殊教育在教改中應該扮演的角色，另外也分析九年一貫課程跟特殊教育的關係。

### 一、從國民教育發展與特殊教育的關係談起

早在民國六十八年那個時代，我們在國內辦了很多特教的研討會，民國六十八年我們辦了一個輕度障礙與國民教育的研討

會，當時的朱匯森部長曾經到場致詞，他說：國民教育的發展有三度空間—長度、寬度跟高度，長度指的是國民教育的延長；寬度是關於受教人數的增多；高度是指國民教育品質的提昇。

我們知道特殊教育注重的是個別化的教學，在教育品質的提昇上也有一臂之力，但是多年來國民教育的發展跟特殊教育的發展，可以說是處在一個比較對立的狀態，記得以前陳榮華老師也曾經說：國民教育都沒有做好，還談什麼特殊教育？他就是把特殊教育看成是比較對立的，是在爭奪教育資源的立場上；但是，我從教改的重點來看，現在的重點逐漸在改觀。

## 二、我國特殊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近十餘年來，我們國內的特殊教育也是一個教改。從民國七十三年頒訂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就從過去一個點的實驗，變成一個全面性的推展，這個法具有其時代的意義；但是值得驚訝的是，在全國第二次特殊兒童普查中，我們發現有 84% 的特殊學生進了學校，但是是在普通班，並沒有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務，反過來就是說大約有 16% 的學生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務，這對我們特殊教育可以說是當頭棒喝，我們努力了那麼多年，但是看到的成果卻是不盡理想。

當時教育部就研擬了一個改進發展特殊教育的五年計劃，從八十四年到八十七年來執行，原先這個計劃是預計要投入一百億來改進特殊教育，但是當時剛好行政院也推出六年國建計劃，所以在經費的支援上就有無法全力配合；但總體而言，這五年內把就讀於普通班 84% 的特殊兒童，有了很明顯的提昇，以我們特殊教育的出現率大概 2.12% 左右，目前針對這些孩子的安置率大概有七、八十的情況。在五年計劃的期間，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教育部召開了一個全國身心障礙教育會議，這個會議上大家凝聚了一些共識，最後提出了「身心障礙教育報告書」，在這報

告書中有八個重要理念，就是「零拒絕的教育理念」、「人性化的融合教育」、「無障礙的教育環境」、「適性化的潛能發展」、「關鍵性的早期介入」、「積極性的家長參與」、「協同式的合作關係」、「彈性化的多元安置」及「支持性的自立自強」，這些重點也可以代表特殊教育的基本原則或是世界各國在特殊教育教改上努力的方向，因此，我們在國內積極的運作，對特教法的修訂有一個明顯的努力，所以當時的一些在野黨提出了所謂「謝長廷版」的法規，或是「陳永興版」的法規，因此朝野都有共識要把特殊教育做得比較理想，我個人認為特殊教育法的修訂與頒布是將身心障礙報告書的理念有一較周延的、法規上的規範，也是我們一個重要、具體實施的指針。

所以由此看來，我們特殊教育也是朝三度空間發展，在新的法規內讓特殊教育向下延伸到三歲，慢慢地我們也有高職的特教班，還有一些保送到大專院校的作為；在寬度方面，特殊學生的安置率逐漸在提高，特殊教育的對象也有所擴增，像自閉症、發展遲緩、資優裡面的領導才能、創造能力都是新的服務對象；在高度方面，當然就是特殊教育品質的提昇，最根本的就是 IEP、專業團隊、評鑑這幾個項目可以讓我們特殊教育的品質有一具體的提昇與落實，這是我們這十幾年來在特殊的教育的努力與發展。

### 三、教改對特殊教育發展的意義

在此同時，在特殊教育的外圍是更大環境的教改，這個教改的工程，在日本、美國、英國等其他國家也是積極不斷地在努力，教改從民國八十三年由李遠哲院長所領軍的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經過兩年的努力，提出了「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當中提出了五個重要的訴求：教育鬆綁、帶好每一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昇教育品質、建立終身學習的社會，我個人覺得這些教改的訴求對特殊教育的發展也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個是教育鬆綁，根本上的基本原則就是多元、彈性跟自主，在我們實施推展特殊教育的過程中，我個人認為特殊教育的推展可能受到普通教育的牽制太大，因為過去在資源教室接觸比較多，有一位校長以這樣的問題跟我討論，他說：資源班的學生我們將他抽離至資源教室，給他一些課程，但爲了遷就一些自願就學方案，課程內容其實跟教科書已經有很大的距離了，但是學生還要回去參加段考，所以這個校長就問我，他回去考段考有什麼意義嗎？我也是覺得他已經出來學一個發展性、功能性、比較適合學生能力程度的教學，但是他要回去考段考，因爲我們外在的框架有一些自願就學方案、保送甄試的制度，無形當中就使彈性教學的評量無法達到很彈性，去年我帶大五的特教實習，我曾經到台北縣某國中，這個國中很奇怪，他們資源班的課程安排是由人事主任在規定，他說資源班老師就是要上國、英、數，國文普通班幾節你就要上幾節，數學幾節就上幾節，因爲我個人是擔任實習輔導的老師，我也不方便很強力的去介入，假設我是要去評鑑，我可以說幾句話，但是我也不便很強硬的去跟人事主任溝通，所以當時我就覺得外在普通班的課程約束著我們特殊教育的彈性。我是從彈性的觀點來看，過去我們特殊教育在辦理的時候，也常受到大的制度上的要求而顯得沒有彈性，當教育比較鬆綁的時候，在九年一貫課程中的學校本位課程給學校比較大的空間，因此特殊教育在比較鬆綁的情況下，其中彈性與自主的空間就可以比較優遊自在地揮灑。

第二個是帶好每一個學生，有時候常常跟資優教育協會的理監事討論，尤其是吳武典教授，我們很納悶爲什麼在教改當中沒有提到資優教育？但是在教改中爲了帶好每一位學生，對於殘障學生就有一些重要的訴求。最近我仔細的研讀發現教改是本著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關照所有的學生，資優教育常常被歸到精英主義，精英主義常常是談教育機會均等的時候比較避諱去談的地

方，或是說比較難兼顧的地方，你要照顧所有的人，那就會漏掉一部份，還好「帶好每位學生」在教育諮議報告書中也寫了一筆有關身心障礙教育的規定，在教育諮議報告書中「帶好每一位學生有」裡頭有九個要項，其中有一項就是加強身心障礙教育，當中就有十一個建議，這些建議有一些也已經變成特殊教育的法規，從這一點來看要帶好每一個學生，可能在整體教育或者是主體教育裡頭已經關切到身心障礙教育，以前身心障礙教育是被看成較對立、較疏忽的一環，但是帶好每一位學生的原則之下，特殊教育學生也是整個教育要關照的，這一點我個人覺得對特殊教育的意義也蠻大的。

第三個是暢通升學的管道，我們過去主要的管道就是聯考，但是在聯考之外就有一些不一樣的管道，例如僑生、歸國子女等就有一些不一樣的管道，再來就是我們特殊學生也有不一樣的管道，這樣的訴求就讓我們原來特殊學生的甄試、保送就有一個積極的理由跟認可，就是說這樣做是應該的，多元的管道就是要適應不同的學生，特殊教育的學生就是要有一些特殊的管道讓他們來適應。

第四方面是提到教育品質的提昇，我很認可吳武典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到的話：有關教育品質的提昇，教改應該跟特殊教育學習。因為我們特殊教育過去所強調的個別化教學、資優教育所強調的創造思考、問題解決等等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種比較高品質的一種教育方式，所以教改對於提昇教育品質的訴求，剛好可以跟我們特殊教育不謀而合，所以我們將這樣的要求著力到特殊教育，或者是稍後會提到的我們特殊教育在教改中如何提供棉帛之力，這都是我們要思考的。

第五個是關於建立終身學習的社會，我們前兩任的教育部長林清江部長在任內提出了「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這個白皮書就是讓我們去應對二十一世紀多變、知識、經濟的社會，所以教改

的訴求也就變成這個邁向學習社會的白皮書，其中所包含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要保障全民的學習機會，不管是老的、少的、正常的、殘障的，他們學習的權利在此白皮書中可以獲得比較具體的保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特殊學生以前大概在接受完國民教育後，他們繼續接受教育的可能有比較大的限制，當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訴求提出後，身心障礙學生就讀高中職、大專院校、轉銜服務、生涯發展等的教育重點就可以得到比較大的保障，所個人從以上五個教改訴求來看，齊對於特殊教育的發展也有積極的意義。

#### 四、特殊教育在教改中應扮演的角色

最近在特殊教育中，特別是應該在什麼樣的地方教育特殊學生，以美國為例，從 1970 年代的回歸主流，到 1980 年代的普通教育改革，到 1990 年代的融合教育，這些思潮可能對特殊教育或者是主流教育都有很大的衝擊，特別是融合教育，我曾經針對融合教育或者是回歸主流的推展過程的問題作分析，我認為不管是回歸主流或是融合教育，問題的焦點可能是整個教育制度的改革，有人說回歸主流不僅是把學生回歸主流，還要把制度回歸主流，融合教育又是一個更遠大的理想，就是要使主流教育的調適性更高，除了重度、極重度、嚴重行為問題的學生不適合在主流教育學習外，可能主流教育是可以包容性比較大的，從這樣的觀點來看，主流教育的設施要變得更有彈性，去適應所有個別學生的需要，傳統上我們的教育是走大量教學的原則，特殊教育是走比較個別化的要求，兩者中間有一些不太容易調整的地方，所以基本上回歸主流或是融合教育雖然是起於特殊教育，但是要完整的實行必須要牽涉到整個制度的調整跟改革。

但是我們很努力地在做回歸主流的時候，我們是以小搏大，就是說我們是從一小部份人的聲音去說：「你們主流教育要改」，

但是當教改要改的時候，他要關照所有人的需求，要帶好每一個學生，這個時候我們就不是以小搏大，我們是順應趨勢，這是從教改的意義上來看，我們在特殊教育的轉變過程中，現在應該是特殊教育的「利多」。

接下來我就來談談在這樣利多的情況下，我們特殊教育的角色在哪裡？先以身心障礙的角色來看，原來特殊教育與主流教育是分立的狀況，所以特殊教育是特殊兒童方案的原始提供者；在融合的過程中，特殊教育就變成整體教育制度次級的系統(subsystem)，而不是一個附屬的系統，負責為在主流教育中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適性的服務與方針，所以我常說我們特殊教育其實是老二，老大是主流教育，我們是一個救火的、支援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轉變的過程當中，主流教育要變得比較有彈性，能夠去包容所有學生的時候，特殊教育跟普通教育就變成是一個共識，或是一致的目標，這是從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的部份來說，在教改的過程中，我們要慢慢地變成是一個支援性的系統。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資優教育的辦理應該也有助於教育的革新，所以我們從第三層面來談資優教育在教改中應扮演的角色。美國學者 Renzulli 在 1977 年提出一個三合充實模式，這個模式經過若干年的實施跟推廣就變成了一個全校性的充實方案(Schoolwide Enrichment Model)。他認為全校性的充實模式可以保留第一個目標，就是為資優的學生提供高層次的學習，第二、三個目標對於促進教育品質的提昇則有較積極的作用；提到第二個目的他認為運用資優教育中良好的學習策略可以推廣到全校所有學生中，也就是說創造思考教學、問題解決等並非資優生所獨享的方法，其實一般的學生可能也很需要利用這種方法來開發他的潛能；另外如果全校性的充實模式得以順利推廣，一方面也可以使全校的老師能夠學會像資優班老師在資優班所實施的教學方法，如創造思考教學等專業知能，如此一來，我們校園裡頭就會

有很多的至聖「鮮」師，這些至聖鮮師就像我們今年九二八所舉辦的首屆的 Power 教師獎，這個最有 power 的教師獎經過多方評估有三位老師獲獎，這三位老師的特色就是能把教改的理念寓於創意教學之中，現在我們面對教改就是需要這些有 power 的老師；在資優教育中對老師要求的素養，若能利用全校性充實方案的推廣，使全校老師都能具有這樣的素養，對教學品質的提昇應該也有幫助的。

以上我是從身心障礙教育及資優教育的角色來談在教改中特殊教育可能扮演的角色，當然在教改的過程中，一個核心的概念就是課程，前兩天報紙上報導了一個國際性的學科成就比賽，我們台灣的學子國中生的數理能力加總起來是全世界第一名，有人對這個第一名好像引以自豪，但是有人認為這也有一個隱憂，因為過去我們的課程就是一種填鴨的、注重學科性的課程，這些人考試一百分，但是不是以後真的能很活用的，在社會上變成是一個精英人士，這可能是另外一個要思考的。這是過去課程結合聯考制度，把我們過去的教育扭曲得非常僵化，這大概是九年一貫課程推出來的背景，我們知道九年一貫課程教育部長信誓旦旦的宣示不會慢分，九十學年度就要開跑了，因為這樣有一些教授包括我們學校的陳郁秀、吳文星教授對於教改有一些批評，但是曾部長還是盡量地去說服大家，把九年一貫用一套方法來說明，就是「教學創新」，看起來九年一貫課程應該是未來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國民教育階段老師們要面對的。

在九年一貫課程裡面有五個基本理念：第一個就是把過去標準化的課程、課本、教材加以鬆綁，讓各個出版社去出版教科書，學校本身也有自己規劃課程的空間，這稱為學校本位的課程設計；第二個是比較強調課程統整，這種課程的統整可能是有兩科的統整，可能是多科的統整，也可能是更大範圍的統整，像大單元教學、主題統整的教學，這個在過去我們啓智教育、資優教育



中其實都蠻熟悉的，所以在課程統整的過程當中，就把原來十來個學科統整為七個領域，這就是課程統整的特色；再來是彈性課程，就是未來有空白課程的空間，讓老師可以依據地方的特色或學生的需求來安排適當的課程，這個彈性課程對於資源班的排課就有很好的空間，因為過去在國中資源教室要排課相當的為難，對於一些補救教學也使不上力，所以彈性課程也給特殊教育一個很好的空間；再來就是能力本位，也就是說在新的九年一貫課程當中，提出了十個基本能力，包括：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欣賞表現與創新、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表達溝通與分享、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規劃組織與實踐、運用科技與資訊、主動探索與研究、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這些跟過去啓智課程中的功能性課程蠻接近的；第五個特色是協同教學，這個協同教學在特教的領域中，我們也走在教改前面，因為我們有專業團隊的運作，就是 team-teaching 就是一種團隊的運作，所以在未來不論是特殊教育或普通教育都會有很多的團隊，這團隊可以讓我們在教學的規劃上更有彈性。

接下來，我們再來思考一下我們特殊教育的課程，我個人覺得只有啓智教育的課程跟九年一貫課程是有一些距離的，其他像啓聰、啓明這些都不會離開這個大課程的範圍太多，拿啓智教育的課程來講，我們在八十六年版的「啓智學校（班）課程綱要」走的就是學習領域的路線，所以可以看出來我們特殊教育也是走在教改的前面，我們的課程編寫原則也是主張統整、彈性、功能，這些跟教改其實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過程當中有幾個重點，第一個就是規定每一個學生有基本的教學時數佔 80%，還有彈性教學的時數佔 20%，這個 20%是可以由學校自行規劃的；第二個是學校本身對整個學年的課程實施應該有一個完整的規劃；第三個爲了因應彈性課程及課程計劃，學校要籌組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學習領域課

程小組。

再來看看特教老師平常在做些什麼？我說他們是課程與教學的專家，因為他們平常就要設計學校本位的課程，我們拿台北市光復國小資優班的課程架構來說，這是他們老師以團隊的方式來研討國小資優班的學生在分散式的情況之下，我們要給他們什麼東西；第二個特教老師有一筆外快叫做教材編輯費，所以特教老師平常就需要編教材，有的會計主任很嚴格說：「你要領什麼教材編輯費，教材拿來看一看，喔！很好，才蓋章。」所以，我們是領了錢又有點磨練，最近我有一個朋友是體育老師，大家都很羨慕說：「你又可以在練身體，又可以領薪水。」是不是很好？我們特教老師過去就是又有教材編輯費可以拿，對教材編輯又有一番磨練，像花師的陳國璋院長就說：「過去統編的教材是把老師的武功廢掉。」只有我們特教老師的武功沒有被廢掉，因為我們有領教材編輯費；另外，我們特殊教育的老師也有一些獨到的方法，像我女兒在考聯考的時候，她說喜歡當老師，我沒有建議她，是她跟她的表姐去研究的，最後選了市立師院的特教系，因為這個表姐告訴她：「普通班老師不會的，就交給特教老師，所以特教老師是不是比普通班老師還更專業？」所以我的女兒就到市立師院去念特教系，所以我們特教老師應該有兩把刷子，這是一把；特教老師應該也要規劃一些教學活動，可能一開學特教組長就會問你：「你這學期的活動進度表在哪裡？」所以你要教一些活動，週有週的活動，一個月有一個月的計劃；另外特教老師要實施協同教學，特教老師因為要擴充他的教學成效，雖然普通班也會有校外教學，但是特殊班除了校外教學外，可能運用了更多的社區資源，所以我個人認為特教老師是個課程與教學的專家。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要應付教改的過程當中，我提出幾個結論或建議：第一個就是說教改為特殊教育帶來生機，也就是說教改創造了有利於特殊教育的利多狀態，我們由剛剛教改的五大

訴求來說，這些訴求與特殊教育的精神是比較相接近的，或者說原來特殊教育是比較被排斥的，或比較被忽略的，但由教改「帶好每一個學生」，特殊教育就成爲主體教育重要的一環，而不能忽視，所以說教改爲特殊教育帶來一線生機。

第二個結論是我們剛剛提到特教老師是課程跟教學的專家，所以在教改的過程中就不能作第二線，必須要做教改的尖兵，要參加剛剛提到的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特別是資優班老師、特殊班老師、資源班老師應該都要主動地來參加這樣的組織，我們不應該退怯，我們應該做教改的尖兵。這是我提出來的第二個看法。

第三個看法是我們整體的課程有那麼大的翻修，普通班老師都焦慮得睡不著，我們特殊班老師也不能自之度外，我們要涉入了解普通教育整個大的課程是怎麼樣的東西，因爲我們是第二線，我們是輔助、資源的團隊，我們對整個大的課程面貌、規劃及實施的問題，我們也要深入地去探究，也要留意，這是第三個建議。

第四個建議是以資優教育來說，政府爲了邁向並迎戰知識、經濟的時代，教育部最近由顧問室在全國知識經濟發展會議中提出了一個構想，希望在五年內可以改進我們的課程，所以這個是教改以外的教改，特別是顯示我們學校的教育目標是具有創造思考的成分，是否能培育更多剛剛所說的至聖鮮師，是否能規劃更多創造思考的學程跟推動創造思考的教學，以及努力進行一些研究推動與國外合作的計劃，所以面對未來知識經濟對創造力的需求，資優教育應該是教改的一帖良方。因此如何因應我們資優教育的模式，過去我們比較是分離式的，不管是分散式或集中式的，將來資優教育必須調整做法，以融入到普通教育之中，這是資優教育要努力的方向。

今天因爲時間的關係，我就講這裡，謝謝大家。

理事長：現在距離提案討論還有五分鐘的時間，我們就請教育部的大家長韓執祕給我們指導一下。然後再敦請秘書長替我主持提案討論

韓執祕：各位特教夥伴大家好，早先我到桃園縣去參加身心障礙宣導週，他們是九點鐘開始，全縣國中小有一百多個單位，完了之後從桃園趕到清華大學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范理事長在那裡辦了一個國際自閉症學術研討會，由 Dr. Steve 主講，國北師的楊宗仁教授翻譯，我跑也只是去跟大家問候問候，看看大家，聽聽大家有什麼指教，所以趕到這裡來，我是我們學會的基本會員，我們理事長是最讓我們關心的，現在看到理事長精神這麼好、氣色這麼好，我們大家有福氣，理事長在為我們謀福利。

今天在座的師長都是在指導、協助、幫忙教育部的特教小組來推動整個特殊教育的工作；很多人在問：換了新政府之後，我們特教政策有什麼變動？我說不管換什麼政府，我們都是在落實我們特教法，特教法是大家的共識，所以我們就要照著特教法及其子法逐條的去檢視，哪一條沒做？哪一條做得不夠？為什麼不夠？

明年是一個新的關鍵，明年九十年度實施「十二年就學安置計劃」，大概我們在下禮拜二審查各縣市的計劃，原則上凡是身心障礙國中畢業學生，應屆的不受年齡限制，非應屆的十八足歲以下，有意願升學的，都可以有升學的機會，如果要參加一般高中的普通班，像建國中學、北一女，則是降低率取標準 25%，原先我們的草案是加總分 25%，現在經過法規會前天的審查討論，就是降低率去標準的 25%，有關多元入學的各項規定，如要參加一般學校普通班就走這個，如果要參加申請到一般學校特教班，或特殊學校高職部的話，就只要申請就夠了，其他任何的測驗評量都可以免掉，但不是家長想申請哪個學校都可以去，必須透過鑑輔會，由鑑輔會的安置會議來決定，譬如極重度的想到高職特

教班，那就由不得你，還是要經過鑑輔會的安置會議經過評估，認為你適合接受教育的地方是在特殊學校，那麼還是會安置在特殊學校。現在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之前跟周台傑教授、許天威院長還有林素貞教授請教的有關學障的，他們既沒有身心障礙手冊，各縣市的鑑定跟打白紙一樣忽冷忽熱的，我們八十八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是 64050 個學生，到十月份是 62000 人，一下子少了二千人，我覺得奇怪，這兩千人到底哪裡去了？我就拿資料對來對去，高雄縣少了一千，台北縣少了六百，其他小的我就不管了，高雄縣少了一千，台北縣少了六百，我就對到底是哪一個障少了？結果一看是學障，我就打電話問高雄縣到底是去年兩千多人對還是年一千對？他說因為資料沒有完全的鍵入，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八號最新的資料是 64730 名的身心障礙者，也就是說我們學障方面要把關把得很緊，學障協會呂偉白呂理事長也打電話給我，我也跟她報告，把關如果不把緊一點，明年大家就會說：去年就是這個樣子！大家就會玩這種把戲了。唯有這樣子才能讓學障學生參加多元入學的管道，得到該有的權利，藉著這樣的管道，納他們都可以念建國中學、北一女了，所以上個禮拜跟幾位教授開會指導，當然還是依照張蓓莉主任的「特殊學生鑑定基準」，但是詳細的部分，大概依照許天威院長的「檔案評量」的方式，把國中、國小的資料收集起來作為評量的參考。

「十二年就學安置計劃」我們是很有信心的，今年高職特教班加特教學校高職部的學生八十九學年度筆八十八學年度多出 1005 人，十五人一班，就多出多少班了，所以明年預估大概六十多個班，不會超過七十個班，台北市才兩個班，原本六個班，明年八個班，台北縣最多不會超過十個班，全國加起來差不多七十個班，這樣的準備，現在就是等檢核工作可以做好。

另外跟各位先進們報告的是身心障礙的職業教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在座的理事長、周台傑教授、張訓誥教授多位師長都

幫我們指導，各位師長就您所知道的身心障礙學生國中畢業的，以今年來說，有沒有誰是沒有繼續升學，待在家裡的？有的請舉手？應該是沒有，今年我們已經做到 97%了，去年我們是做到 95%，明年我們有信心，現在我們也發文到各縣市，要他們把教養機構的學齡階段的學生也找回來，這是我們教育機構的工作，不是養護機構的工作，以前是我們沒有那個能力去好好照顧，現在應該是高職特教班多了，也可以容納較多的學生了。昨天我們到葉校長那裡去看小朋友，畢業生在方家小館、肯德基工作，在肯德基的一個月有兩萬，方家小館一個月也有一萬二，而且工作了兩年了，就業狀況蠻好的，因為時間的關係，最主要的是來向各位師長請安，問候大家，駐各位健康快樂！